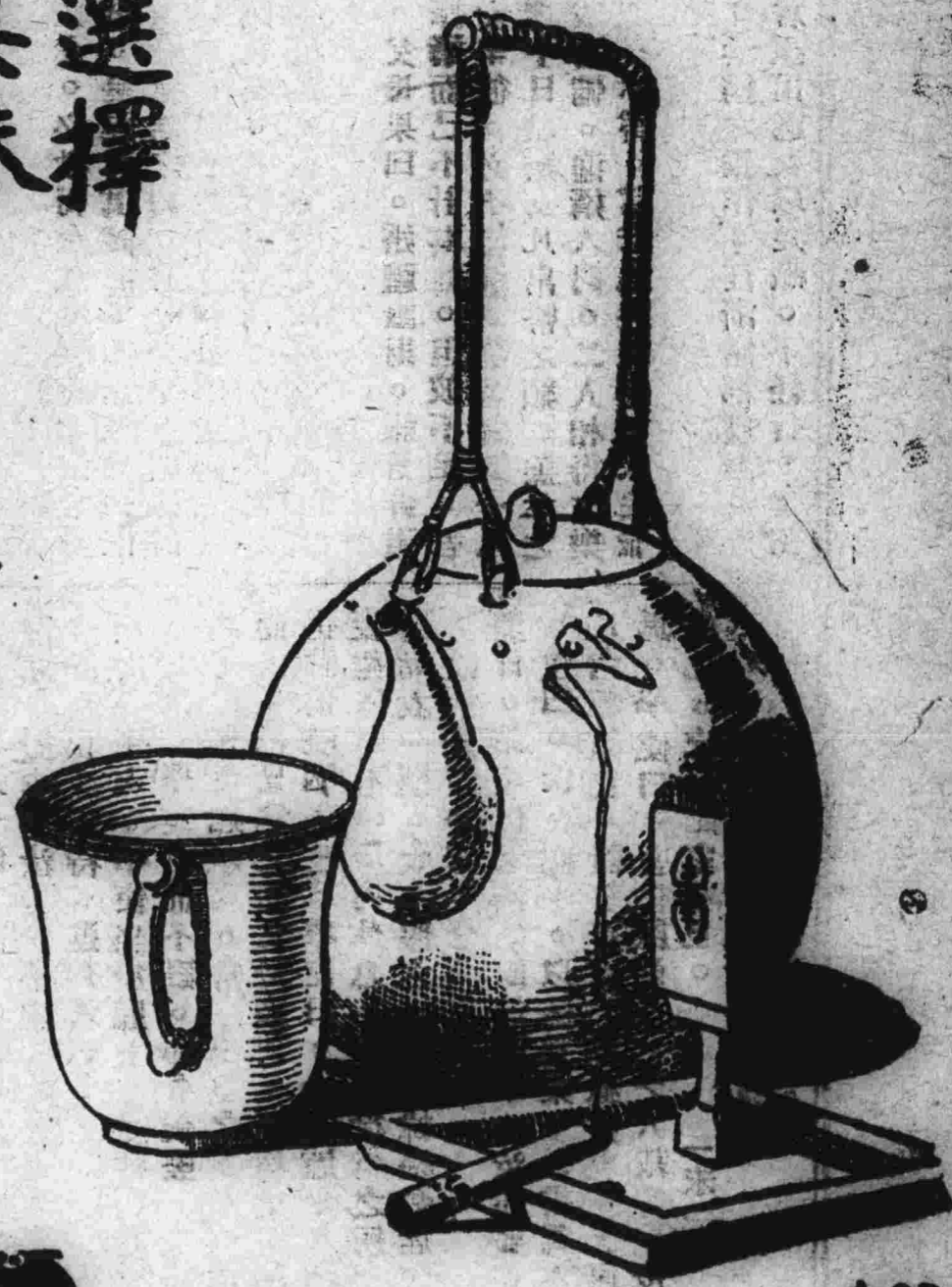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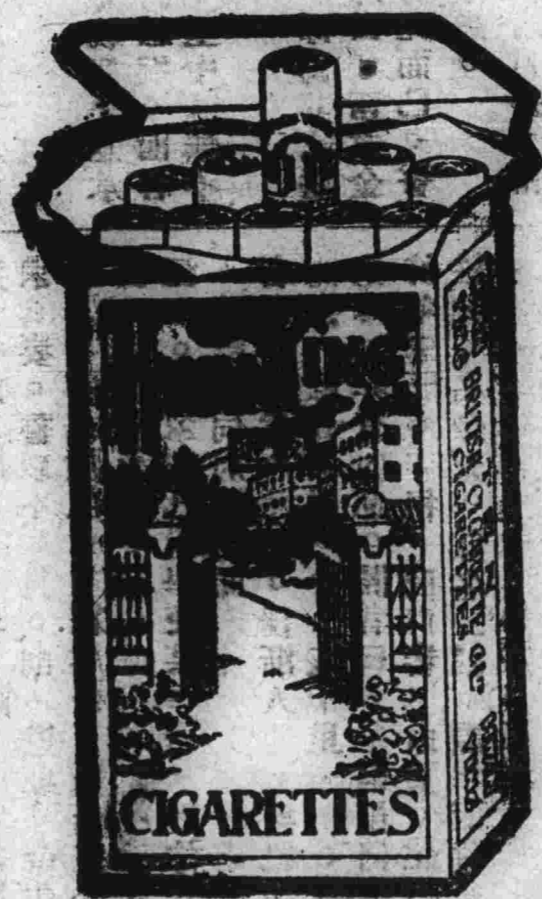


煙香牌迎歡

煙取其氣 茶取其味 茶味清香 煙味醇美 因煙葉選擇 最優故其味 美如飲上等 龍井茶到 受人歡迎 矣



時辰及時為要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廿七日

癸亥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一

小說日報

杞五



發行主任黃冠卿

編輯主任徐枕亞

廣告主任孫偉才

The Novel Daily

號九十五百二第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口路馬三街平望海上立設館本

例刊告廣

期四行後行長同角大日超行封
面厘每幅四行普中洋每碼三
長字短角每通鏡六行每行長

九八路派上刷明者印
號十中克海所印光刷

大來汽車公司

天七廬主人書例

四尺聯三元加一尺加二元堂屏等可以類推。紙及扇面不書當代名人書畫。大觀及神州吉光集均有書件可見。北。京。西。直。門。站。長。張。慶。生。君。

陳中桂被誣特別聲明

（一）價值之可言然有關於人名譽不得不將其情事分折於左俾讀者得明該事實不符又於人情不合足見此種著作全為毀謗個人名譽以洩私怨該作不可不復活以顯其父母之德。下。和。香。心。耳。所。謂。負。心。者。其。誰。曰。宜。矣。因。口。角。誰。知。其。氣。短。自。盡。出。吾。意。料。之。外。鄙。人。已。不。勝。其。悲。矣。既。知。死。者。不。可。復。活。惟。以。顯。其。父。母。之。德。不。為。云。云。該。氏。既。以。此。二。語。加。諸。鄙。人。想。必。有。指。摘。或。有。所。證。據。敢。出。重。言。焉。備。然。鄙。人。自。顧。無。罪。於。社。會。安。貧。樂。善。未。嘗。有。不。法。行。為。不。安。已。分。無。所。不。為。何。所。指。此。鄙。人。之。惡。想。吾。父。子。既。在。該。書。局。樓。上。公。然。私。開。煙。榻。於。衆。目。昭。彰。之。下。以。圖。漁。利。果。該。書。局。之。關。清。華。書。局。樓。上。開。煙。子。窠。一。該。氏。以。爲。禁。事。宜。吾。父。子。之。惡。想。吾。父。子。既。在。該。書。局。樓。上。公。然。私。開。煙。榻。於。衆。目。昭。彰。之。下。以。圖。漁。利。果。該。書。局。之。關。良。友。其。其。心。之。不。良。可。知。矣。然。則。所。謂。誣。好。者。其。將。何。以。名。之。

小說日報彙刊第二三集出版。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紙封面。裝訂成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號）第五集（一百一十一號至一百一十五號）業已出版。每冊售價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票通用。售出無多。欲得者幸勿錯過。（六七七集續出）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特別啓事

大刷新

大贈品

本報日出三張已出二百數十號特約撰述者皆爲海上名人兼收並蓄無美不臻在各小報中可稱獨步茲當刷新伊始特備極大贈品以酬定戶雅愛

定價及贈品表

報金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一個月
贈品	五元二角	二元七角	九角	角
金手錶	四開金	情雜誌	情雜誌	情雜誌
一枚	約指一枚	五期	兩期	兩期

介紹代銷另有章程期限以兩月爲限過期無效郵費在內

欲收古董者鑒

敝處藏有古董十餘件計開玉石觀音一件犀角爵杯一件宋汝磁香爐一件宋磁盆一件西藏金佛三尊宋鈞瓶一件周鼎一件粉定磁一件貓兒眼四粒趙子昂插頁八張以上諸品均爲希世之珍現願廉價出讓合意者請來接洽 上海法界八仙橋中法學堂北一號孫梅慶啓

幻社設立分社通告

本社總社設上海貴州路一百三十三號現因蘇州入社者甚衆故特於即日在蘇州城內紫蘭巷東口廿九號內設立分社凡蘇州社員可就近接洽爲荷本社之好青年自治法現已出版每册售洋三角社員對折爲優待外埠起見來函附郵票二角即行寄奉一册 上海總社啓

投稿諸君注意

自即日起凡關於本報發行部事務投函者請逕寄望平街本社凡關於稿件之函請逕寄交通路清華書局交沈亞收庶免遺失務請注意

爲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

凡與先生交者。莫不知先生爲多情之人。而其夫人蔡慈珠女士。則爲紅顏薄命之尤。與先生伉儷三十三年。其生平歷史。實一部絕妙哀情小說資料。盛年夭折。先生傷之。製聯輓之曰。『總算好夫妻。幸其死不樂其生。先我逍遙脫塵網。』可憐小兒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對人嬉笑着麻衣。『觀此聯可以知其梗概矣。同人等與先生善。敬爲代徵悼詞。冀以稍殺其悲痛。先生尚有自撰亡妻傳略。及雜憶詩四十首。哀感頑艷。字字血淚。合印一册。欲閱者請函開姓名住址。附郵三分向清華書局索取。即當寄奉。先生自言。將有『蕊碎珠沈記』說部之著。倘蒙海內人文。錫以珠玉。不勝何種文字。均所歡迎。擬覺刊卷首。出版後各贈一册。藉留紀念。尚祈不吝賜教爲幸。

許廣父 李定夷 潘光祿 全啓
郭元覺 孫綺芬 趙眠雲
吳雙熱 鄭逸梅 俞天慎

上海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發行國貨素精及素精長壽麵質味鮮潔洵爲衛生家必須之品

小言

醮

記者



社會習俗。每至七月十五。羣以爲鬼節到矣。瘡徒更鋪張其事。從中漁利矣。商人因若輩之如虎如狼也。則宵克己之用。破五角一元之費。免結仇於若輩。若輩亦知不能徒吞捐款。乃雇三五道士。嘯嘯終夜。徒令一日之間。消耗無數血汗之金錢。付會上智識見解如此。豈不悲哉。

雖然。今日之所謂議員。等於孟蘭會中座上客。所謂熊掌也。王承斌也。皆地方之痞棍也。趁大打劫而已。以鬼祟以嚇無知之愚民向可。奈何以豬仔嚇而全國中有知識階級者。嗚呼。悲將奈何。

然則醮之爲罪。尙在其次焉者也。

同命鴛鴦

傅逸民

未及一載。洪揚之難作。江浙諸郡盡陷。女父母娶之倉皇出避女以足繼。不任行。金生

左右扶持之。猝遇寇至。不及逃。被劫而去。從此如逝水桃花。杳無蹤跡。及寇去。里巷中聞其事者。莫不嘆嘆。數年後。道途始通。行旅無阻。金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願求其妻。誓以不相見。則不還也。金生往來江湖。備經險阻。星霜屢移。囊囊又竭。然而此心終不少阻。草草露宿。乞丐於人。至江南。聞翠翠已爲學使某所得。乃佇立門牆。躊躇窺伺。進而未敢。欲言而未敢。關者怪而問焉。生曰。僕浙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貴署。今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耳。非有他也。關者曰。然則汝何名姓。姓劉。名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詩。當失去之時。年殆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關者聞之曰。署中果有劉媛。亦浙人也。年若十餘。識字。性又慧巧。主人已寵之專房矣。汝言信不虛也。吾將告之於內。汝且止此而待。遂奔入告。

須臾令生入。學使坐於廳上。生拜而起。具述其由。學使信而不疑。即令僕堅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當一出見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不能措一詞。但悲傷哽咽而已。學使曰。汝既遠來。道途疲倦。可且於署內休息。吾當爲之所。即出新衣一襲。令其服之。并以幃帳金席之屬。設於廳左小館。令生居焉。

翌日。謂生曰。汝妹既能識字。汝亦通書乎。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爲業。以書爲本。凡六經羣史。諸子百家。涉獵盡矣。又何疑焉。學使曰。吾書散盈案。乏人裁答。汝便處此。充一記室可也。

【未完】

看新戲

大聯珠牌
國貨香烟

吸聯珠烟

價廉物美
天下無雙

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一個人說兩樣話

郭秀石

朱寅生從前是一月洋字號裏的夥計。他做夥計的時候。他時常暗地裏背着人家嘆氣的說道。現在社會上的階級。實在不平。不過最可憐我們做小夥計的。一個月裏。不過得着他的幾塊工錢。好像把我們的身子買給他的一般。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在櫃上做生意。沒有一刻工夫可以休息。真是同牛馬一般。他非特不顧憐我們。有時候他在外面受了閒氣回來。反把我們痛罵一頓。我們自然不敢回他的嘴。真是有怨沒處伸。你想做經理的豈不是太狠心麼。

三年之後。他也遇着一位資本家。果然請他做經理先生。所以他也用起朋友來了。他這時候也常常對人家說。我店裏的朋友。真是飯桶。一天到晚。除了櫃台上做生意以外。其餘的事體。一概也不問及。他們吃了店裏的白飯。拿了店裏的工錢。也要放點精神出來做事。否則。豈不是太沒有良心了麼。



自悔
鄭介石 合編
黃冠卿

場設第一幕官仲客堂。復初張氏。分左右坐。旁立一男僕朱忠。

夫人。吾看魏心齋的為人。着實好。在吾家教書。也有三個多月。非但不出戶。手不釋卷。教導福海。格外盡心。而且與家中上下一人等。個個和睦。吾用心看其行動舉止。溫厚和平。如此少年老成。不可多得。吾想要與他結為兄弟。以作將來幫助之人。夫人以為何如。

張氏。若論心齋外面。原是最好。但不知其心術如何。

復初。古人云。誠於內者形於外。吾觀其面。如見其心。吾想心齋。一定有人仁君子的心術。而後有仁人君子的容貌。雖說知人知面不知心。獨有心齋。吾知其面。即知其心。夫人不必疑心。以致當面錯過好人。

張氏。但憑老爺就是了。老身且就此回避。

復初。『張氏進去』

朱忠。你到書房裏去請先生與少爺一同出來。

復初。『僕由右側門進去。與心齋福海。由側門而出』

魏先生。小兒多蒙貴心。請坐。『朱忠奉茶』。

心齋。老東翁。小生理所當然。



可憐的女孩子

吳魏淑芳女士

阿巧是個鮮地活潑女孩子。伊在十歲的時候。母親就死了。可憐地阿巧。無依無靠。吃飽着暖。沒有一人顧問伊。伊的父親呢。又是煙界裏的人物。鎮日價花天酒地。家裏的事情。絲毫不管。光陰眨眼的過去。伊的母親死去竟三年了。伊的父親在這年上。就續娶後母。他初來的時候。待伊總算還好。後來逐漸日子久了。他就做出娘的威嚴來。放出潑辣手段。伊做的事情。倘有一些兒不合他的意。便要拿那硬而堅的竹鞭打伊。可憐一個活潑地女孩子。竟變成個愁眉苦臉的人哩。

伊想着小時節的快活。和伊母愛伊的情形。總得要痛哭一場。聽說現在竟被伊的後母。賣入妓院中。做那肉體生涯哩。唉。可憐。一個人沒有了娘。依賴別人。就要這般苦楚的嗎。

上海民生女學校招收新生廣告

（資格）國文普通有志女紅者得入手工專修科欲求女子正當之生活技能而無能力求學者得入工藝科欲求女子正當之生活技能而無能力求學者得入工藝科

（學費）初等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每學期收費大洋一元二角四分至一元六角四分不等。高等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每學期收費大洋一元二角四分至一元六角四分不等。手工專修科每學期收費大洋一元二角四分至一元六角四分不等。工藝科每學期收費大洋一元二角四分至一元六角四分不等。

（報名）自即日起至八月十日止。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在學校報名。報名地點：上海法租界四馬路四號（開學）陽曆八月二十九日即陰曆七月十八日（章程）備有詳



恨我蘇州

朱玟

我讀了周瘦鵑和王受生二位先生的所作的我恨蘇州。不禁引起了心中的一種反響。所以我就這篇我恨蘇州。並不是另彈別調。和別人反對。不過因我個人的環境不同。就不能和他人表示同情。因我是個蘇州生長的人。但現在受了環境的支配。到他鄉過那飄泊的寄居生涯。偌大的蘇州。竟沒有我容身之處。唉。我因這個主因。就憤蘇州恨極了。所以我就胡亂寫這篇拙作。

我最恨蘇州的事。就是我的母親的死。我母親的死。雖然是病死的。但致病的原因。却全是可恨蘇州社會造成的呢。

第一就是蘇州人的虛榮心。蘇州人本有祇重外貌。不重實際的。渾身空虛的稱呼。這幾年經那上海改造過歐化的吹煽。那虛榮本性益發達到了沸點。我家先祖創朱耀記顧莊。雖受了改革的光。已開歇多年。但一輩蘇州的親鄰。因有些房屋和用地的遺產。總逃不了那兩句話。『蘇州打碎。架子尚在。和窮和窮。遂有三擔銅的目光。在那虛偽環境內。那個不講我家有錢。唉。但

坐吃山空。古有明訓。我家在虛榮環境裏。衣食和正當的開支。每月至少要三四十元。再加着我父既不肯削大就小的做幫人計。但那煙賭。每回總要消耗百元左右。唉。我家怎麼不要空中起。但我母又不肯拋臉。仍要外強中乾的支撐下去。我母的病。給憂愁介紹來了。但那輩狗豚般的親友。還一味想剝削我家。唉。無怪我母要恨極了可恨的蘇州。

蘇州的茶寮。委實是製造罪惡所。那蠶吃板茶的遊民紳士。他蛇般的營利和退閑商人。尤其是製造罪惡所。孔老夫子說。小人閑居為不善。真是不錯。他們除了議論人家的是非。和講經賭外。祇有津津有味的研究各家局勢（賭局好劣的口腹大開題了。到過十句鐘。就四五成羣的。各赴其局。我父是個好勝自大的人。那時內幕未揭。那輩蔑片般的酒肉知交。那個不想我父身上。揩些油水。實屬長。寶難的一陣說笑。我家說銀錢田產。大半從父親指縫裏洩漏出去。我因母因此而死。我的失學和這這飄泊生涯。推源禍始。不是都為了幾陣翁翁的聲浪造成的嗎。唉。我現在想起蘇州的茶寮。委實真恨極了呀。

在四年前的春天。是我五姊去嫁的時代。也是我母死運降臨的時代。我母既不肯在蘇州虛榮環境內拋臉。和為我姊前途的幸。打打算。那那團圓支。自然要鋪張一些。但我家已是外強中乾的了。要場面就不能不出田產和借飾物的兩金了。唉。但祇滿一年。我姊因產後得病死了。押去的田產。既無力去贖。借來的飾物。又不好不賠。唉。外面博得的朱耀記到底底退還的虛詞。怎抵得實受的損失呢。我母為了我娶問題。不能不在蘇州撐些虛榮。唉。現在我母死了三年了。墓艸已衰。遺骸將寒。但我回想這事。眼淚仍不住的流出眶來。真可恨極了。

我恨蘇州。我總恨到掃墓的天。因為我家裏墓上墳墳的天。好似刻版一般。總要落雨。一團與趣。總要淋雨。因為我家墳墓。新白馬湖的黃龍嶺底下。銓開下船的水道有五里遠。鄉間的泥路。一經雨淋。真應了鳥鳴聲於行不得也哥了。鄉間的明媚春光。總像逃水荒般。坐着送。今年我回家上坟。又碰着大雪。我不快足有幾天。好像蘇州的。天。必為我們後裔。看見祖榮。總浸在飄搖的淒風慘雨裏一段。唉。可恨蘇州的天。

我恨蘇州。我總恨到留園裏九曲橋上的一架紫藤花。今年我到留園去玩。那架紫藤花。又開得錦錦相仿。我又不能不在那花下的苦石上坐一會了。但坐了下來。幾幕的影事。又在腦海裏開演了。那幕最印在腦海裏的。就是十歲時的事。我和父母親五姊個個同姑母等一輩也。吃了一會茶酒。幾盤食物。得着父母之命。差五姊領我和姊妹同去。五姊買了幾塊大餅。一同到柴藤架下。拋給池中紅黃金色的金魚吃。看他們爭食。正可等好頭。我遂採了些紫藤花藏在姊妹袋中。唉。現在雖樓臺已然。錦繡無恙。但那輩人呢。死的死。離的離。就是我呢。也不像那時故我一樣活潑快活了。看人家的快活。遠不及池邊鐵欄內的驚。我的妒忌心直湧出來。恨不得紫藤花永不許再開。

我恨蘇州。我就不能不恨到虎印的植樹場。六年前的植樹節。我不是個小學生。跟輩同學去植樹嗎。現在我和樹。雖都長了。少。就那獨獨米來拍子的植樹歌。現在至少也要中學畢業。和能在商界立足了。都已到了光明的前途。我呢。却仍舊過那飄泊生涯。不知何日能找出一線光明。想起少年多不賤之句。把虎印就想

